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序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不勝啍啍矣一竅日鑿渾沌且不能保七日之有

而況標季乎故今世之

仁人君子蒿目而憂世

之患剞灑拯救誠非餘

食贅行以中物忌也蓋

鉤繩規矩削性者不可語於正繩約膠漆侵德者不可語於固所以古之人湙過齋卷佫囊而

亂天下者職此試維其
道莫若揭德性之情使
天下無失常然之樸放
風而動總德而立而後

庶幾哉鄭耙伯一麾出守政悶悶而民淳淳知無欲也然簡髮數米竊竊無足濟世者弗之取

有所以振之俾日孳而
道存在乎排纘夫簿書
墳委猶證鄉令故齋惟
是大知觀扵遠近掇而

不跂扶進之功始莽乎
大荒兮其末央也管老
莊之言曰太上立德其
次立言與語仁義忠信

恭儉推讓爲脩爲平世之士教誨學者之所好此物此志也方今

聖人在上弘敷經術靡非

曲折吻愈以慰天下之
心得是集助其引翼步
亦步趨亦趨斷未有瞠
若乎其後者行塡塡視

顛顛企於吾身親見之矣語不云乎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何也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性者性亦樂得之
無他常然巳耳故知善
救人者無棄人善救物

者無棄物若夫求馬唐
肆抑盆掛瓶之徒如輪
扁之釋推鑿而上師金
之睞芻狗於前非善讀

書者尤非善讀書以善救世者余將張口而不能嗋矣

蜀昌元喻思愉題於

撫署之忠敬堂

昨非菴日纂序

鄭子漢奉昨非日纂成亟示余余受讀之既曰此鄭子之書而天下後

世德行之門也夫大夫古
先王教明道行詩書禮
樂爲人經中正仁義爲
人行上育其民士厲其

俗罔弗若也世下而經
行不迪民迺用戾大人
先生其能以善及人者
譬如卿雲瑞露之以時

見而器車海觀之不世出也況夫一行作吏簿書短其目力錢穀亂其心志則又以宇內之人

心爲遯不及計者邪嗚
呼天下其奚繇以治也
余近觀世變竊以爲内
外之訌囂不足定而無

教化爲大憂食貨刑獄
瑣細不足詰而人心之
褊靡險競爲至慮無教
化則不順倫而覲史冊

未有之悖事人心褊靡險競則不審自立不知止足而爲一日無關名敎之小人故鄭子之書

不可不讀也鄭子覗事
南庚籮扒槪畺日不暇
給能於此中便以千秋
百世之人心爲己任其

識量可謂遠矣二十類具在扶頹俗醒凡心以此起教化而正人心庚庚乎易知而易行也詩

書禮樂求其所驗中正
仁義取其可表葢無若
斯所載之爲明矣故鄭
子修其謙以爲是今古

之成文吾則纂之而余
斷以爲是鄭子之書而
天下後世德行之門也
余以甲子之役得鄭子

已知其有安治天下之
材今其夙夜秉塞又若
此然則鄭子之壯猷伊
始稱是以行之余之為

世變而憂之慮之者得
鄭子而可以大匡矣鄭
子之友有光袁顏子者
其廼書錄諸書與鄭子

同旨而異目訓誡末俗
深厚惟均余也亦得以
一日長序而行之令顏
子以兼經登用於

明時矣然則余何文文在

二子焉爾

鹿城友生顧錫疇

題

昨非菴日纂序

范文素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文素曰昔有異人嘗與吾言他日必爲大任爲如此言無學術何以爲之甚哉其言之闊達也士人一頂進賢不知者謂黃葉謂叩門磚子讀書之債已矣

試問伏軾受事以來入性命出事功子逢萬波撥離震灼畢竟得力知在何處其間有得有失再撥使帙龕饗早歷乃始悔未極摩書怛古人見我晚也人人稱我而事過轍已其所乾稱詼博推抗拾遺異哭法黎棗

如搜神雜俎輟耕諸錄述繁辭詭云資談柄猶可以適于用若輩悅於同年鄭漢奉氏腹笥行祕文譽風胚四方辛未夏初余兩人寓于燕之蕭寺披帷人在手自刪營及與商略乾遂無不以砥礪名行為務余已知其致

力在與視曹陪虔仿藻潭於鴻雁無
替鼠雀無耗行實之不黠時告而回
書呻哦之外園不暇窺案帋耶非菴
日纂廿卷遠函徵序帋益儀浮存
之情深而見越也夫使浮奉索句于
鍾阜虎怪宅能招邀流徽壓元白

而倒之鼠與蠹魚爭食祕冢洗剔奇
畫若佶屈敖牙者緶脩以汲當優赤
幟別壇漢奉固以無益而不出乎此
也漢奉非言其所言亡其所行言
其所言雖漢奉之言而皆古人之言
言其所行雖古人之行而實漢奉

之行昔人不云乎讀千卷不如行得一字然則茲編也謂漢奉現身說法可矣

年社弟許豸頓首題于虎[illegible]

之清漪堂

昨非菴日纂序

儒丁丑正八十矣少而失教長而失學倀倀然如無燭而夜行也每照鏡嘆曰吾其訖于此乎已讀昨非菴日纂而

嘆鄭大夫乃我導師耳鄭大夫漢奉自辛未起家視庹陪京出守嘉郡卓然端冕而有德威不肯爲錢穀簿書所埋没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輒拾

片牘手署之以資學古入官之助自古豪傑必有老者爲之師如張畱矦之黃石公曾平陽之葢公諸葛武矦之龐德公皆龐眉黃髮明炳幾先

所謂逐麋鹿搏虎豹則不足而定猶豫決嫌疑則有餘也若欲尋眧人於令人中舍此焉從惜其一行作吏唯與臺幕客之輿俱下牀履地詿誤

初不及微塵而久之積壘崇於丘山深於坑塹雖吞刀刮腸洗以純灰三百斛嗟何及矣坐無導師勢必至鹵莽杜撰有志者莫若退而索之于

書凡平生尤悔不必待夜氣
清明亦不必待旁人指摘而
讀書既多即纖悉瑕疵照讎
可以自見但俊辨高才生靈
半入於花草能言之言而并

關繫世教立言之言也立言如鄭大夫讀書不大畜不休不貫串不休不提醒人心不休不歷歷見之行事不休若蜂釀花若醫采藥若婦績麻

凝水爲冰卽可泮冰而爲水放拳爲手卽可握手而爲拳張弛合闢運之於四通八達之衢沛如矣夫圯上膠西鹿門諸老人與鄭夫夫日對於

昨非菴中步步趨趨而心形不與之俱肅神情不與之俱化有是理乎嗟嗟日遷月來天道也送遷迎來人情也固賓之客朝聚而暮散不必怪

也孔門之弟子三盈而三虚
亦不足詡也乃魏武遺令于
銅雀李太尉痛戒于平泉𢇍
儒襲前輩之陳言年少嗣先
朝之故局孫與公云今日之

跡明復陳矣奈何哉試拈鄭
大夫䎘非菴日纂讀之豈惟
救時克亂之豪傑且將弘悟
而得道焉故樂爲之序

華亭野史陳繼儒頓首撰

昨非菴日纂序

李延平先生有云讀書者

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

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

至而吾所來至者皆可勉
而進矣世論最爲切實哉
蓋讀古人書所學何事内
以爲身心性命外以爲天

下國家舍此皆糠粃也苟其書不足以資體用之學是書資學者爲學者不以體用求之於書是學者資

書古風既邀時習滋澆求
所謂兩不相負者而戛戛
乎其難之又況實以其言
求之于身而勉聖賢之所

至乎亂余讀

鴻逵鄭使君耶非庵目綦

兩集而不勝嘉歎爲夫耶

亦何窮使君之意蓋未有

今是也以是之心讀書則讀愈多而聖賢愈遠切磋琢磨皆非局也人日處於非之中不自覺于是轉迷

謬為矜驕轉矜驕爲忿悛古今來刻意厲行之士不少而究至于敗名損德者大約皆從是之心生也使

君司庾之治守嘉之治令
分藩越東越治使君亦爲
得有昨非亂是即延平先
生所謂知其所言莫非吾

事而即吾身以求之者也今其書具在語不取與事不取奇止取其切近于身心性倫實實可見諸施行

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者每見當世學人摛新標異組織爲文而究于實用了無關涉煌竊惑焉今試凈几

焚香夷心靜氣取使君書
諷誦數則有欣然若跂者
有歔然若負者有怨然面
發赤者有瞿然失席不自

容于天地者屋漏即在大
庭雞鳴不必平旦奇莫奇
于此與莫與于此彼新聲
豔采不過驚炫耳目能使

人至是亂俾君以之滌心
育德即以之善世淑人昔
高皇帝命國子生兼讀劉向
說苑以其有關世教是書

也豈特與説苑埒哉吾願
讀是書者口誦心惟孰為
己能孰為未能孰為可能
孰為不可能不以其己能

可能者自矜而以其未能
不可能者自勉則使君立
言之意庶幾與延平先生
俱不朽矣

崇禎庚辰閏正月通家治
生余煌題于鳳山阡之廬

非非菴日纂自序

自昔雄奇頴異之士學靡所不探識靡所不窮筆可爲塚墨可爲池門可爲龍舟可爲仙風流標韻濶步橫睨而於寸搦靈明反茫不爲較勘二六時中凡服

官齊家禔躬接物調神塞兌理
明質幽種種對勘蕩軼不知凡
幾始則不知其非自以爲是旣
則知其非而姑任焉久則途徑
日熟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而
望溟適越悵岐路其何之認主

作奴褁衣珠而行乞嗟乎日展轉於非中而誰一悟也予賦性莽趨事每過銳以故屢錯恒多然旋錯旋悔知非一念猶幸未甚汩沒視事南庚凡酷晱嚴凍無刻不奔走篩躧之場睛幾枯

而腕幾脫而吾鼎自愛一書一琴而外廚煙屢絕每當蕭然岑寂之時輒欣欣自幸曰此政吾輩做工夫時節也橫撥典籍旁逮稗野以至名公之訓誡時賢之著述其中懿行嘉言芳規覆

轍賭記不一反而自鏡皆已事之韋弦因採其得失攸關者編爲二有十類曰昨非菴日纂夫烏之黑不以染鵠之白不以洗鋼石之堅不以鍊薑桂之辛不以和此至是無非得於性者也

金非鍛不精劍非磨不銛馬非調不良虎非養不馴此芟非得是澡於習者也習與時更性隨習轉晷移刻換睫異瞬殊今視昔後視今每一廻光恍然如昨倘不痛自猛省而飾非自文何

巽冒雨而疾行聞雷而掩耳若猶是知其非而旋去焉旋留焉此如以石壓草石去草生非根仍盤踞而未已固予所對卷而猛然汗下者也而或者曰此皆習聞習見者耳曷不捜其新奇

可喜者以竦聽聞予曰拾遺記
石鼓文山海經岣嶁撰碑非不
玄也課事或遠劉向傳仙張華
博物鄒衍談天任昉述異非不
富也反巳或支夫尚彎帨不尚
躬行非予志也或又曰若然則

錄其可法而傳者足耳乃善否
雜陳將無薰蕕並器余曰而未
瞻岳氏之祠乎範武穆以泥而
鑄檜卨且以金後世之欲存檜
卨更甚於欲存武穆耳夫溪流
之澄映也上可鏡鬚髮下可數

游鱗寸苔拳石纖毫莫遁提吾
清夜之靈而法戒陳於前罪福
儆於後有不肅然懼翻然惺者
必讀陳情出師二表而不下淚
者耳蘧大夫五十知四十九年
之非趙清獻每夕焚香告天不

可告者不敢爲昔賢省心砥行
孳孳不及若此使余而知昨之
爲非也余則益矣使余而今非
之猶昨也余滋懼矣雖然即使
非不能遽異於昨而何可使昨
不知爲非也若謂昨非而今是

焉則余豈敢

昨非菴居士鄭瑄漢奉甫題

於白下公署

日纂凡例

一茲編事不炫奇僻語不求綺與取其有關世敎倫常修德糾回足當迷津一筏者即習聞習覩不妨錄存

一孔孟道德夔稷經綸揭日月而行者已史不勝書只就往哲前修中擇其吾儕可學而至可勉而及者奉爲型典

一歷代典冊時賢著述或行可爲師或言堪

作佩者隨展隨閱隨閱隨抄以故有先秦於周後漢於晉甚而先今於古者位置不拘世序

一每類中纖慝並列法戒兼存佩蘭借石兩路夾攻無非欲人思省靈光無可閃遁處

一管窺蠡測耳目疏膚其於身世出處天人問學之故何啻九牛一毛海內名公按覽所窮屈耳目所覩嘗嘉言美行凡可以共

一類俗醒凡心者不拘古昔近代笥中定多秘籙無吝郵示以嗣續刻

古閩鄭　瑄漢奉甫謹識

非菴日纂官澤卷之一

每見史冊內顛連窗下幾輩籌劃事權在握。可任入井頻呼。思到漢唐間晩季枕上。如切溺焚。痛毒親嘗。得謂噓枯非我。古之仁人。一事定太平。一念生白骨。一語奏膚功。不得謂異人任也。纂官澤第一。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史弼爲平原相。詔舉鉤黨。諸郡承旨。株至數百

唯弼無所上詔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唐張全義治東都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

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使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遂成富庶焉

齊人攻魯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擭麥季孫使人讓之宓子蹙

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其剏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恐見宼于哉於救世以迂於持世甚大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爲措蘆荻稅以補添丁錢百姓鼓舞生子皆舉戶口日增

武后革唐爲周廢中宗爲廬陵王以豫王旦爲皇嗣狄仁傑力爭之後怒罷議他日又問曰朕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儆陛下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廟食無窮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意稍寤張易之嘗問自安之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二張果乘間爲太后言由是召還廬陵王

漢武帝時汲黯爲謁者值河内失火使視之還
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
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矯制
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匈
奴王降漢發車迎之貸民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
且匈奴畔主降漢何至罷中國以事之乎上
默然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幸羣吏拜訝而已獄戶生桃蓬蒿亦滿衙中虛寂謂之神門

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餉上喜行之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乃江水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於西水激西則沙

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用焉未可爲
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租並復至今未征
況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
令人逮俊彥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
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
汗免冠謝久乃釋之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貪
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

吾不輕繫囚

王安石有青苗者田未熟而貸錢田已熟而收利彼嘗行於一邑甚善然猶夠通下情隨其願與不願也至當國遂欲槩行天下而守令者又阿重臣意旨以多散錢多得利爲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强與之且寄權人役出納之際輕重爲奸而民遂怨咨載道國脈日削宋因以亂夫安石自家廉儉實欲爲國興利但

太立法而必行之又身居尊位不知下情堅持至死居官者可不虛謙審物乃以善心行惡事哉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蠻獠騷動郡僚欲毀橋梁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

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覈無異獨若水遲疑錄衆罵曰汝得賄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一日若水詰州所屏人告曰某密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泣謝曰非使君某滅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人詣若水謝閉門不納富人遶垣而哭歸飯萬僧爲若水壽知州以若水雪寃功多欲上奏若

水辭曰止欲報寃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某
固好於錄參何如知州嘆服錄參知之請若
水叩頭謝罪

宋鄭剛中爲溫州通判歲饑民流乃出俸勸糴
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
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
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

盛吉爲廷尉決獄無寃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妻

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世稱平恕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民錢爲河伯娶婦巫覡良家女好者即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沒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

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爲求之即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畱客之久可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爲河伯娶婦矣

豹因開其河爲十二渠以漑田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悉寬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患深矣

東漢賈彪爲新息長民貧多不舉子時城南有盜劫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北行按致其罪數年間人養

子者以千數。曰此。實。父所生。也。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樸。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縴。易于自爲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王烈器業過人。善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遺布一端。或問故。烈曰。盜懼吾聞

是有恥心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

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緒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灑汁、以求賄賂。則有于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黨。賴死之根。指富家爲卅脆之貨。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寃

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寃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揜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既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即首明者擬罪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尤明重處有乘亂索

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枉死之心風俗無攙搶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次歸家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宋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眞曉人也。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鬻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

曰丁却四十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詔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楊德幹爲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鷂不

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鵠頭宦者
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獰何須把
他百姓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
來云從師家授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
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
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

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濵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宋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衆皆褒美坦獨俛首不觀諫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對曰臣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父子兄弟鞭笞苦楚流血滿身此假山皆民租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有以坦言告太宗者上曰傷民如此何以山爲亟命毀

之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日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間惟杭民不流徙

楊志堅學而貧妻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

因持詩詣官請牒時顏魯公爲內史以其敗壞風俗決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贈絹及布米署爲軍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發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諛官長而增丁數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

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王質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盜迫饑

寒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

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仕途當以爲法

張士遜轉運江西見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眞宰相之言也

葉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孩兒無緣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

何不收畜曰患旣長或來識認棄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載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爲籍記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

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大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爲

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鄉家譜所不載唯用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唐韋溫爲陝虢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

五代蕭結令祁陽不畏遷繫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曰趹

開五鼓疊長三眠人皆忙迫勢甚鬧船守漸
而止
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
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
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
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鬨者訴於州一人流血
被面腦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

內自擣藥令昇至幕府委謹厚府子及幕官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伲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鬭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卽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鬭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

訟遂息保全數十人焉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

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項尚書公忠令

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項

詰曰署中牘焉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

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

即存尚立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

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

久屬公矣

已巳之難達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忱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有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

劉昆令江陵值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

遷弘農太守崤黽道鄉多虎行旅不通昆爲
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
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
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
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開
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
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

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張南軒曰為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强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

古今若措諸掌試用多無所滯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廊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養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明道先生知邑盛夏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大熟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奔入京東。公勸民出粟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饑者。且括公私閑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計遠近受糧使歸，活者五十餘萬。

朝歌賊數千屯聚連年，及虞詡爲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偷盗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百餘人，悉貰其罪，使誘賊劫掠。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能縫者傭

作賊衣以采縫其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自河隴沒於吐蕃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鴻臚委府縣供之市肆爲疲李泌知胡客久長安者皆有妻子買田宅乃命檢括有田宅者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詣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遣歸不願

者令自陳授職給俸爲唐臣人生不乘時展用乃終身客死耻於是胡客無一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爲散兵馬或押衙餘皆爲卒旅鴻臚所給纔十餘人歲省度支五十萬

申屠嘉爲相鄧通方愛幸嘉見通在上旁有倨意罷朝乃坐府中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當使人召若通詣府免冠徒跣以謝嘉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不敬戲殿上令推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嘉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袁安爲楚郡守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英連及數千人吏案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

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西魏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毁孝寬當堠處勒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皆計里種樹

裴行儉爲行軍總管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掠

行倹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已畢行倹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嘆服因問何以知之行倹曰自今第如我節制

毋問我所以知也

延安東北有故寬州种世衡請因其廢壘築城爲備世衡董役贍勇過人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

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肯養濬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及發兵伐吳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取吳元濟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登城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入駐元

濟外宅吏白城陷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元濟請罪檻送京師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廐厮役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且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丙吉擇謹厚女徒保養後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

武帝詔繫獄者槩殺之內謁者到獄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曾孫病危者屢吉加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即位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掖廷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陵侯

宣徽五坊小使按鷹犬畿甸所在暴横至張網羅於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

供奉鳥雀又羣聚酒家肆情飲啖將去留繼一篋誠之曰吾以此故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敝態未絶藉裴度極言於憲宗暴横始輯道路以安

宋太宗疾大漸内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佐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

遂鏁之而入后曰宮車宴駕立長爲順端曰
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遽違命邪眞宗旣
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
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求宿主人不許權
宿主人門外夜有盜踰牆扶一婦人囊衣而
出僧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財必
執我因亡去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盜殺在

井中矣主人授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辨自誣服獄成言府府皆平亡但欵中以贓不獲致疑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紿曰已笞死矣嫗曰今獲盜何如曰已誤決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此婦實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贓僧始得出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

走尊親執圭璧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萬爭叩頭止尊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漸却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疋云

秦中饑范純仁擅發常平粟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按視民讙曰公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輸納常平迨使者至已無所負矣

劉錡之破金人也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貫以煑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為竹筒所滚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

陸九淵知荊門軍荊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立增

歐陽修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

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疏。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爲良吏矣。